

死魂灵

Dead Souls

—全译本—精·彩·阅·读

〔俄罗斯〕果戈理◎著 金丽华◎译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死魂灵

Dead Souls

〔俄罗斯〕果戈理◎著
金丽华◎译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魂灵 / (俄罗斯) 果戈理著; 金丽华译.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126-4255-3

I. ①死… II. ①果…②金… III. ①长篇小说-俄
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1412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65228880 65244790(出版社)

(010)65238766 65113874 65133603(发行部)

(010)65133603(邮购)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发行部邮购)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55mm×220mm 1/16

印张: 24

印数: 3000 册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26-4255-3

定价: 29.00 元

前 言

《死魂灵》是俄国文坛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是俄国乃至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基石，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死魂灵》的作者是俄国伟大讽刺作家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里。1809年，果戈里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小镇，他的父亲是一个不太富裕的地主，喜欢写诗和歌剧，母亲是一个虔诚的教徒，经常给果戈里讲故事。果戈里中学毕业后来到彼得堡做文牍小吏，经常利用闲暇时光进行文学创作。1831年到1832年期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受到了广泛好评，被普希金誉为“极不寻常的现象”。1835年，普希金为果戈里提供了《死魂灵》的素材，七年后，《死魂灵》第一卷正式出版，为果戈里带来了“俄罗斯小说之父”的美誉。对于这部小说，果戈里原计划写三卷，但因为一些原因，只写成两卷，目前仅存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前五章。果戈里一生著作颇丰，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部，代表作还有《钦差大臣》《狂人日记》《外套》《彼得堡的故事》等。

《死魂灵》写的是一个叫乞乞科夫的骗子买卖死魂灵（魂灵是指农奴）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乞乞科夫来到一个省城，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结交该省的省长、市长等大大小小的官员，然后去向当地地主买早已死去却没来得及注销户口的农奴，准备将他们作为活的农奴抵押给监管委员会，以此骗取押金。他拜访了很多地主，在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后，终于买到一大批死魂灵。然后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请那些官员为他办好了法定的买卖手续。糟糕的是，他做的这些事被人发现，遭到了人

们的强烈不满，乞乞科夫只好狼狈地逃走。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对地主和政府官员的描写，展示了他们的卑鄙、贪婪、唯利是图，并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者冷酷、钻营的丑陋行径，描绘了俄国农奴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幅丑恶画卷，透露了农奴制走向衰落的真相。在作者的笔下，这些“生活的主人”展示出了他们的真面貌，原来他们都是一群饕餮之徒，无情地吞噬底层人民的骨血。在本书中，作者以喜剧化的语言描述最悲哀的故事，让人读来不免觉得更加辛酸。

这部小说凭借其深刻的思想内容、鲜明的批判性和卓越的艺术手法成为俄国乃至世界文学中讽刺作品的典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和读者。

目 录

第一卷	001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4
第三章	034
第四章	056
第五章	086
第六章	107
第七章	129
第八章	150
第九章	173
第十章	191
第十一章	210
第二卷	242
第一章	242
第二章	271
第三章	281
第四章	316
结尾部分残存的一章	335
附 录	370
回忆果戈理	370

第一卷

第一章

在省城 NN 市的一家旅馆门前，来了一辆非常漂亮的小型弹簧轻便折篷马车。通常，乘坐这种马车的都是一些单身汉，如退伍的中校啦，陆军上尉啦，家里有百十个农奴的地主啦，等等，总之，乘坐的都是被人称作中等绅士的人。在这辆马车上，就坐着一位这样的绅士，他虽然算不上美男子，但也不丑；虽然不是很老，但也不年轻；虽然不算胖，但也不瘦。他的到来并没在城里引起多大的轰动，也没有引发什么特别的故事。这家旅店对面有一家小饭店，饭店门口站着两个俄国乡下人，他们看到这辆马车，随便交谈了两句。但是他们谈论的只是那辆马车，和坐马车的人没多大关系。“哎！你看，这马车装的是什么样的车轮啊！”其中的一个乡下人说，“你看怎样，如果去莫斯科的话，它能跑到吗？”“能跑到，”另一个说，“但我看，如果去喀山，就很难说了。”

“去喀山恐怕不行。”另一个人说。两人的谈话到此就结束了。

当马车驶近旅店时，从里面走出一个青年。那个青年穿着一条窄且紧的用白斜纹布做成的裤子，还穿着一件很时髦的燕尾服，里面是一件用土拉城手枪形铜别针别着的胸衣。小伙子回过头，瞅了瞅那辆马车，一只手摀住差点被风吹走的帽子，继续走自己的路。

当马车潇洒地驶进旅馆院子，一个侍者迎了上来。在俄国旅馆里，

人们一般都将侍者称为伙计。迎接这位客人的伙计非常机灵，而且动作敏捷，他干起活儿来，人们甚至来不及看清他的脸是什么模样。他迅速地跑出来，手里还挥舞着一条餐巾，他身材修长，穿着一件长长的线呢制常礼服，常礼服的衣领几乎顶到了后脑勺。他把头发撩到脑后，灵活地带着那名绅士去了楼上，他们沿着一条木头长廊，来到了上帝赐给这位客人的客房。这间客房非常普通，因为这本身就是一家非常普通的旅馆，也就是人们经常可以在省城里看到的那种。只需花两个卢布，就可以在一间这样的客房里休息一昼夜，客房里的边边角角爬着很多蟑螂，远远看去，就像一个个被晒干的黑李子。这间客房与隔壁客房间连着一道门，但这道门往往都被一只笨重的五屉橱柜堵得死死的。隔壁客房里住着一个沉默寡言而且非常文静的人，但他总有一种稀奇古怪的好奇心，一心想知道与这位新邻居有关的所有细节。

这家旅馆的正面倒和它的内部相配：这是一座二层楼房，长长的，楼房底部没有泥墙皮，露出了暗红色的砖墙，那些砖本来就很脏，再经过长时间的风吹雨淋，颜色就显得愈加灰暗了；楼上这层的墙皮上照例涂着黄漆；楼下那排铺子大多是卖马具、绳索或木工刨凿等工具。在这排店铺的角落里，有一家很小的店铺，准确地说，是有一个卖东西的窗口，窗口里坐着一个卖热蜜水的人。这人的脸很红，那脸色和放在他身旁的俄式红铜茶炊没什么分别，要不是他蓄着乌黑油亮的大胡子，远远看去，人们几乎会以为窗户里有两只一模一样的茶炊呢。

当那位新住进来的绅士打量自己的房间时，已经有人把他的行李搬进来了：首先搬进来的是一个白皮箱，这个箱子已经有些磨损了，这说明它已经跟主人进行过很多次长途跋涉了。给他搬这个箱子的是车夫谢里方和一个叫彼得卢什卡的仆人。谢里方个子很矮，穿着一件大皮袄，彼得卢什卡看上去有三十岁左右，身穿一件有些肥大的、破旧的常礼服，很明显，那是主人的旧衣服。这个青年看上去有些严厉，长着厚厚的嘴唇和很大的鼻子。后来他们又搬进来一个红木小匣子，上面带有精致的美纹桦木镶嵌图案。另外，他们还拿进来了几副皮靴楦头和一只被包在蓝纸里的烤鸡。搬完行李后，马车夫谢里方去马厩照顾马匹去了，

而仆人彼得卢什卡则在窄小的门厅里，那间黑漆漆的、猪窝一样的小屋
里，安排自己的住处。他早就把自己的外套抱进来放在那儿，所以门厅
里充满了他身上独有的那种气味，后来他又拿进来一口袋仆人用的东
西，上面也都充满了这种气味。他在门厅靠墙的一边将那张三条腿的小
窄床放稳，在床上铺了一条他从旅馆老板那里要来的窄小的垫子一样的
东西：这垫子又薄又扁，就像一张薄饼，而且其油腻程度也不亚于一张
薄饼。

仆人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那位新来的绅士这时也已经离开了客
房，独自一个人到大厅里去了。像这类公共客厅里的大概情形，应该是
每个出过门的人都非常熟悉的：大厅的四壁一般都涂着黄色或者奶白色
的油漆，墙壁的上半部都被抽烟的人熏得黑不溜秋，下半部也被各式各
样、来来往往的旅客们的脊背蹭得发亮。不过最经常住在这里的还是当
地的客商们，每当逢有集市的日子他们都会来到这里，六七个人聚在一
起，照例喝上两杯热茶。天花板通常都被熏得黑乎乎的，天花板的中间
一般悬挂着一盏已经被熏得看不出原来颜色的枝形烛架，烛架下面通常
挂着许多玻璃装饰物，每当伙计们轻快地端着擦着多得数不清的茶碗的
托盘跑过时，那些玻璃装饰就会随着跳动，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墙壁
上总会有那么一两幅油画，画面跟墙面一样宽，总之，这里的一切似乎
都跟别的旅馆一样，就算有不同之处的话，顶多是有一幅油画上多画了
一位女神，露出一对格外引人注目的大乳房，这么大的乳房我想读者大
概谁也没有见过。不过话又说回来，造物主的这类玩笑在各种历史题材
的油画里都是容易见到的，这些历史画作不知是由何人，也不知是在何
时，从何地带进我们俄罗斯来的，说不定还是我们俄罗斯自己的达官贵
人，或者绘画爱好者，在他们自己的信差的劝诱之下，从意大利买回来
的呢。

这时，我们的绅士摘下自己的帽子，解下花花绿绿的围在脖子上的
毛围巾，这种围巾一般都是妻子亲手给丈夫编织的，还会温柔体贴地叮
嘱该怎样使用它。至于有的光棍汉为什么也使用这种围巾，那我不敢
断定究竟是谁给他编织的啦，这种事上帝知道，反正我自己是从来不围

这种围巾的。我们的绅士在解下围巾之后，就嚷着要吃午饭，吩咐侍者上饭、上菜。于是侍者便端上来普通旅馆里通常供应的各种饭菜，有一盘馅饼外加热菜汤，这种馅饼一般都是专为过路客人准备的，已保存好几个星期了，有猪脑烩豌豆，有泥肠炖白菜，有油炸小鸡块，有清腌黄瓜，还有诸如随时都可以供应的糖心馅饼之类的小点心。当侍者把这些凉菜和热菜端上来摆放到桌上的时候，绅士就拦住侍者，或者叫作伙计吧，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问他这家旅馆原先是什么人开的，现在的老板是谁，旅馆的盈利情况怎样，他们的老板是好人还是坏人。一般对于后一个问题，侍者通常是这样回答的：“哎哟，我们老板最喜欢坑蒙拐骗啦，是个大骗子，老爷！”正如在最最文明的欧洲一样，就是在文明的俄罗斯，现在也有许许多多值得尊敬的先生，如果在旅馆里不跟侍者们神侃胡聊一通，是吃不下饭的，有的时候他们还要拿侍者们开一通荒腔走板的玩笑。不过话又说回来，今天这位新来的绅士所提出的问题可并非全都是废话，好比说，他十分正经地详细询问了这省城里的省长是什么样的人，民政厅长是什么样的人，检察长是什么样的人，总而言之，这省城里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他都问了个遍，一个也不肯漏掉。然而，问起本地一切知名的地主，即使不能说他更有兴趣，也得说更加详细：像哪一个地主拥有多少个农奴啦，他住得离省城有多远啦，为人怎么样啦，是不是经常到省城里来啦，等等。他还认真、仔细地询问了这一带乡村的情况：全省范围内是不是发生过某些流行病啦，比如说猩红热啊、致命的疟疾啊、天花啊以及诸如此类的传染病。他把这些情况都打听得十分认真细致，而且要求侍者回答得必须准确，从这些表现可以看出，他绝对不是出于一般的好奇心。而且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位绅士的风度举止，似乎流露出一种庄重威严的气派，比如说，他连擤鼻涕也比别人擤得响亮。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擤的，反正他擤鼻子的声音很像是在吹喇叭。他的这一优点显然是自自然然而又天真无邪的，却在旅店的侍者们中间为他赢得了不少敬畏，因此，每当侍者听见他擤鼻涕的声音，就会立刻把头发一甩，笔挺地立正站好，显出一副更加恭敬的样子，稍微低一低头问道：“请问您还需要点别的什么东西吗？”吃完

午饭以后，绅士又喝了一杯浓浓的热咖啡。他很舒服地倚坐在沙发上，顺手把一只靠背塞在自己背后。在俄国的旅馆里，这种靠背里装的一般都不是柔软的羊毛，而是一种像石块或砖头一样硬的不知什么东西。绅士刚一坐下来就开始哈欠连天，于是他吩咐侍者领他回房间去。他刚躺下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足足睡了两个小时。休息好了之后，他根据旅馆侍者的请求，把自己的姓名和官职写在一张纸片上，以便呈报给神圣的警察当局。侍者拿着那张写好的纸片下楼去了，一边走一边试着按音节拼读纸片上所写的文字：“六品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因私事旅行。”就在侍者还在吃力地辨认纸片上的文字时，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径自出了旅店，到城里浏览市容去了。可以看得出，他对这座城市很满意，这也许是因为他认为眼前这座城市与其他省城比起来一点儿也不逊色：比如说，那些砖砌的房舍都引人注目地涂着米黄色的油漆；木头房子上则涂了些灰色的油漆，看上去显得颜色较深，但也朴素大方。这里的房屋都是楼房，可以分成一层楼的，两层楼的，一层半楼的，这些楼房都清一色地带有阁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省城里的建筑师们普遍认为，阁楼是使楼房成为美丽风景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有些地方的街道宽阔得就像旷野，这些房子孤零零地掩蔽在鳞次栉比的大木头栅栏里，显得很不起眼；而有些地方的房屋拥挤在一起，于是那里的行人就明显增多，气氛也显得格外热闹。乞乞科夫沿着街道往前走着，遇到的都是各式各样的招牌，这些招牌几乎全都被雨水冲刷得褪了颜色，招牌上有的画着诱人的花形小甜面包，有的画着高筒的靴子；还有一处招牌上画着一条天蓝色的长裤子，下面还有一个华沙裁缝的漂亮的签名；有一家帽子商店的招牌上竟然写着：“外国人瓦西里·费德罗夫”；另有一处招牌上画着一张台球桌子，画上的桌子两边有两个人正在打台球，两个人都穿着黑色的燕尾服，在我们的剧场里，每当演到最后一幕时，那些一哄而起拥上舞台的看客们就是穿的这种燕尾服。这两个打台球的人手握台球杆，瞄着目标，胳膊肘稍微向后抬起，两条腿弯曲着，就好像芭蕾舞演员腾空弹跳后刚刚落地似的。这幅广告画的下面写着：“台球房从此往北。”有的地方直接在街道两旁

摆出几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些核桃、肥皂和看上去跟肥皂模样差不多的蜜糖饼干。一家小酒馆的招牌上画了一条正在跳动的大胖鱼，鱼身上插着一把大大的餐叉。最吸引人眼球的是，那些带有暗灰色的双头鹰国徽图案的房屋，他们现在已经不再是政府的办公场所，而是被改成了酒店，还打出了十分醒目的招牌。不过城里的公路就铺得太不像样，坑坑洼洼的。乞乞科夫又顺路来到了市立公园，在那里转了转，其实公园里仅有几棵可怜巴巴的小树，树根还没长好，树身下面用三根木棍支撑着，木棍上涂着漂亮的碧绿色油漆。但是话又说回来，虽然这些小树长得还没有芦苇高，但是在本市日报上描写本城的装饰时却是这样写的：“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下，我市的绿化工作搞得如火如荼，城市变得越来越美丽，像新开辟的公园里绿树成荫，在炎夏酷暑里，可以为市民提供乘凉消夏之所在。”日报接着又写道：“笔者曾经目睹广大市民满怀感激之情，心情极为跃动，泪如泉涌，对上级领导深表谢忱，万般情状，感人至深。”乞乞科夫向岗警详细询问了去往教堂和各位长官的官邸等处的最近便的路，以便在有必要时前去造访，随后他就去欣赏了那条从市中心穿流而过的河，并且在途中顺手撕下了一张贴在廊柱上的海报，打算带回旅馆仔细地阅读。接着，他又发现街道旁边木制的廊式人行道上走过来一位相貌并不算难看的女士，女士身后跟着一个身穿军服的少年侍童，手提着包袱；他仔仔细细地将那女士打量了一番，然后朝周围环视了一圈儿，好像是要把这里的地形牢记在心似的，然后他便动身回旅店去了。刚回到旅店，一名侍者赶忙上前侍奉着他登上楼梯，领他径直回到他的客房。他便在桌旁坐下，等喝足了茶之后，他叫人点上蜡烛，然后从衣袋里掏出那张海报，靠近蜡烛，眯缝着眼，认真读了起来。不过，这张海报上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只不过登载了正在上演的柯楚布的一部戏的广告，在剧中波普廖文先生饰演罗拉，齐雅勃罗娃小姐饰演柯拉，其余角色的饰演者都是些默默无闻的人。但是乞乞科夫却把他们的名字挨个读了一遍，甚至连池座的票价这么小的细节也没有放过。他发现，这张海报是在省政府的印刷厂里印制的，然后他翻过海报来，想看看背面是不是也印着什么东西，结果什么

也没有，于是他伸了个懒腰、揉了揉眼睛，很仔细地把海报卷起来，放进他那只红木匣子里去了。乞乞科夫有个习惯，不论捡到什么东西，他都要放进这只红木匣子里收藏起来。后来，他又吃了一盘凉拌牛肉，喝了一瓶格瓦斯饮料，然后就呼呼大睡起来，正像在我们辽阔的俄罗斯土地上的某些地方所说的，很快就鼾声如雷地进入了黄粱梦中。看来，乞乞科夫绅士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这位外来的乞乞科夫绅士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了拜客上。他对省城里所有的显要人物都一一恭谨地登门拜访。他首先怀着万分的崇敬拜会了省长，原来这位省长大人和他乞乞科夫一样，长得胖瘦适中，恰到好处；省长脖子上挂着圣安娜勋章，有小道消息说，省长大人很快就要荣获光荣的星形勋章了，他已经作为提名人被呈报上去了。不过这位省长倒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偶尔无事时还亲自动手在透空纱上绣花。然后乞乞科夫绅士去拜访了副省长，然后去拜访警察局长、检察长、包税人、民政厅长、官办工厂的总监……乞乞科夫绅士拜会的显要人物实在太多，可惜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但这里只须指出一点就足够了：这位外来的乞乞科夫绅士在拜客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和热情，连卫生监督和本城总建筑师那里，他也都登门表示了万分的敬意。之后，他又在那辆四轮轻便马车里坐了很久，苦苦思索，思索究竟还有哪些官员需要去拜访。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之后，他觉得在省城里，他没有拜访过的官员再也想不出一个了。他在同那些显要人物谈话的时候，极为巧妙地对他们每个人都恭维了几句。在省长面前，他含蓄地说，到贵省来旅行，简直就好像进入了天堂一般，道路四通八达，平坦光滑得像铺了天鹅绒地毯一般；又说，当局任用的官吏也都是有德有才之人，政府诸位长官的清正廉明和办事效率确实值得大力颂扬。他这些话说得十分委婉得体，仿佛无意中顺便提起一样，绝对不会露出曲意奉承的嫌疑。见到警察局长，他就赞美省城的交警，对他们做了极高的评价。在同副省长和民政厅长谈话时，居然两次把他们误称为“首长大人”，虽然他们两人仅仅是五品文官，但他们对这个错误的称呼却非常满意。他这么做的直接结果是，省长马上邀请他当天晚上光临省长私人官邸，出席一个家

庭晚会，其他官员也都纷纷发出邀请，其中有请他共进午餐的，有请他一起玩波士顿纸牌的，有请他随便到家里坐坐，喝杯茶的，等等诸如此类。

这位外来的绅士很少谈到他自己，仿佛故意回避似的。即使偶尔谈起，也只不过泛泛地说上几句，反倒显得非常的谦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谈话就明显地带着书生气，他谦卑地说他自己在这大千世界里只不过是一条微不足道的毛毛虫而已，不值得大家对他多加关照；又好像不经意地说自己这一生阅历很广，为了捍卫真理他累遭挫折，仕途失意，并且树敌颇多，敌人甚至企图谋害他的性命；现在他只不过想找一个栖身之地罢了，好使自己能够最终得到一点安静；还说自己抵达本城之后，理所当然地应当拜见当地的最高长官，以便向他们表达自己无限崇敬的心情，这在他自己乃是不容推卸的责任。在这省城里，对于这位很快就要在省长的私人宴会上露面的绅士的来历，目前所能了解的也就这么多了。为了能成功地出席这次晚会，这位外来的绅士花了两个多小时来精心地梳妆打扮，他在个人的梳妆打扮上所表现出的专注和耐心，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到的。午饭后他小睡了一会儿，醒来之后便叫人伺候他洗脸。他用舌头从嘴里面顶着腮帮，用肥皂在两边脸颊上揉搓了很长的时间；随后，他伸手从旅店侍者肩头拿起毛巾，一丝不苟、仔仔细细地擦着他那张胖脸，先从耳朵根部擦起，并且在做这些之前先冲着侍者的面孔重重地从鼻子里哼了两声。接着便来到穿衣镜前，穿上坎肩，随手拔掉两根探出鼻孔的黑黑的鼻毛，随后就穿上了一件光鲜的紫红色燕尾服。就这样，他把自己从上到下，一切都收拾停当后，就坐上了他自己的那辆马车，在无比宽阔的省城里的街道上疾驶起来。街道两边黑乎乎的，偶尔从几家窗户里闪过的微弱灯光也无精打采的。然而，省长的官邸却灯火辉煌，大门外面停着一辆辆豪华的四轮马车，马车上挂着明晃晃的灯笼，大门口站着两名宪兵，几名前导马驭手在远处吵嚷着，总之，一切都富丽堂皇，应有尽有。就在这时，乞乞科夫走进了大厅，在最初的一刹那，他不得不眯缝起眼睛，因为烛光、灯光和女士们服饰的闪光交织在了一起，令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大厅里的一切都

沐浴在明亮的光辉里。这时，黑色燕尾服和各色漂亮的裙子在大厅里到处闪动，飘荡，忽而集，忽而散，忽而又紧紧地簇拥在一起，恰如在炎热七月的盛夏，一大群围绕着洁白晶莹的冰糖块飞来飞去的苍蝇；这时，已经上了年纪的管家婆在敞开的窗户前面，把精制的方糖块切成亮晶晶的碎片；孩子们团团围着管家婆，充满好奇地盯着她那双粗糙的手，出神地观看着管家婆手里的小锤子上下飞舞地打击着糖块；苍蝇们的空中轻骑队伍，驾着轻风闯进来，那副威武雄壮的气势，和这里的肥胖的主人们一般无二，它们趁着管家婆老眼昏花，忙忙碌碌的机会，再加上阳光不停地刺痛她的眼睛，便毫无顾忌地降落在这些香甜可口而又洁白透明的糖块上，有些苍蝇分散出击，更多的是密密麻麻地聚成一堆，趴在糖块上。在这温暖惬意的夏天，它们本来是没有食欲的，再说到处都摆着可口的美味佳肴，它们随时都可以饱餐一顿，所以它们飞到这里来并不只是为了吃东西，而是为了露露面，显示一下它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而已。它们在白糖堆上快乐地爬来爬去，把两条前腿或两条后腿彼此摩一摩，或者在翅膀底下挠一挠，或者伸出两条前腿，在脑袋上蹭一蹭，然后转身飞了出去，可是过了不一会儿，又带着新的队伍令人讨厌地大模大样地飞了回来。

乞乞科夫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省长大人拉住了胳膊，顾不上仔细观察大厅里的详细情形，省长大人马上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夫人。这时，这位来客也没有为自己丢面子：他十分巧妙、恰到好处地对省长夫人说了几句漂亮的恭维话，这些话出自一个具有中等官衔、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之口是相当礼貌而得体的。这时要跳舞的人们一对一对地架起胳膊排列成行，大家自觉地退到大厅周围，于是乞乞科夫开始有时间倒背着双手，仔细地打量那一对对舞伴们，看了足足两分钟。女士们都打扮得花枝招展，楚楚动人，穿着随便一些的女士为数很少。这里的男士们也跟任何别的城市里的一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长得精瘦，喜欢与女人纠缠不清；在这类人中间，有些很像是彼得堡的绅士，简直就像是一群人，你很难把他们区分开来；这些人同样留着经过精心修饰的连鬓胡子，或者干脆把一张椭圆形的脸刮得精光，修饰得漂亮雅致，同样

是满不在乎、动作轻佻地挨近女士们坐着，同样是说着道地的法兰西语言，恰似彼得堡的绅士们那样，不断语带诙谐地逗引女士们发笑。另一类人则是些胖子，或者像乞乞科夫那样胖瘦适中，也就是说，是些既不很臃肿，但也不是太瘦的人；这类人与前者全然不同，他们对女人都不感兴趣，避开不看她们，或者是躲在一边，两眼不停地向四周扫来扫去，看看省长的仆人是否在什么地方摆出了铺了绿呢子面料的牌桌；他们的脸又圆又胖，有些人的脸上甚至长着些赘疣，还有个别人的脸上还有麻子；他们不喜欢留那种一撮毛式的冠式发型，也不喜欢留鬃发，更不愿理成法国人所说的那种“活见鬼”的怪发型；他们的头发要么剪得很短，要么梳得十分光洁，而他们的脸庞就越发显出胖得滚圆、盛气凌人的气势。这就是省城里那些值得尊敬的头面人物的形象。唉！在这个世界上，胖子似乎比瘦子更善于经营自己的事务，瘦子们做官大部分是做一些受上司指派的事情，或者只是挂个空名儿，蹭些白饭而已；他们的存在确实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然而胖子们就截然不同了，他们绝不会处在从属的职位，而是身居要职，直接发号施令，耀武扬威。如果是在什么地方坐下来的话，也一定会坐得稳稳当当，宁可把那位子压歪、压瘪，压得嘎吱作响，也绝不会挪动地方。他们不是太喜欢外表的豪华；他们穿的燕尾服不像瘦子们的那样精益求精、做工精美，可是在他们精致的小匣子里一般都藏着上帝赐予的珍宝。瘦子会在三年之内就把家产折腾个精光，连自己的老本——农奴也全部抵押到当铺里去；可是胖子就大不相同啦，你看，他们一般都把日子过得悠哉游哉，今天在城市东部某个地方以老婆的名义买下一幢房子，过不多久又会在城市西部某个地方以孩子的名义买下另一幢房子，接着又在城郊某个地方以什么人的名义买下另一处庄园，然后又以闪电的速度买下一个农、林、牧、渔多种产业配套的村庄。最后，胖子会装模作样地为上帝和沙皇效劳一段时间，一旦赢得好感和尊敬之后，便会辞去官职，跑到乡下去当财主，变成一位可亲可敬的俄国乡下绅士，慷慨好客，豁达大度，日子过得开开心心、舒舒服服。在他去世之后，一般又会由一些瘦子来继承他们搜罗来的产业，按照俄国的民风习俗，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把父辈

们辛辛苦苦搞来的产业挥霍一空。不用说，乞乞科夫在仔细审视这帮官吏的时候，头脑里掠过的都是这一类念头。经过反复掂量，最终他加入了胖子们的行列，在那里他遇见的几乎全是熟悉的面孔：检察长的两道眉毛又黑又浓，左眼不住地挤巴着，似乎在说：“老弟，我们到另一个房间里去吧，我有话跟你说。”然而他是一个很庄重的人，不轻易显露自己的心迹。邮政局长的个头很小，爱幽默，是个满腹哲理的学者式的人。民政厅长则深明事理，对谁都客气。这些人全都像对待老相识一样向他表示敬意，乞乞科夫微微前倾，十分愉悦轻松地向他们一一还礼。就在这里，他结识了两位地主，一个是和蔼可亲、礼貌周到的玛尼洛夫，另一个则是看上去略显笨拙的索巴凯维奇，后者一见面就踩住了他的脚，马上冒出一句：“请原谅。”紧接着，有人请他去打惠斯特牌，乞乞科夫接过纸牌，又十分礼貌得体地鞠了一躬。然后便在铺了绿呢子布的牌桌前坐下，一直打到吃晚饭的时间，这期间谁也不曾站起身来。大家都像往常一样，似乎在聚精会神地做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他们停止了所有的谈话。虽然邮政局长平常能说会道的，但他只要把纸牌拿到手里，脸上便立刻露出一副苦苦思索的样子，紧咬着嘴唇，不管这牌要玩多长时间，他都始终保持这种奇特的姿势。每当他出一张大牌，他就会重重地擂一下桌子，如果出的是一张王后，他就会叫道：“去你的吧，神父的老婆！”如果是一张国王，他就会说：“滚你的蛋吧，唐波夫省的泥腿子！”而民政厅长每次出牌时则不停地叫道：“我要揪掉这小子的胡子！我要揪掉这女人的胡子！”有时他们出牌时会拼命往桌上甩牌，边甩边喊：“嗨！豁出去啦，没有牌可出了，就出这张方块吧！”或者不甩牌，只是在嘴里大喊着：“红桃！破烂红桃！没用的黑桃！”又或者喊着：“愚蠢的黑桃！黑桃傻帽！黑桃笨蛋！”有时甚至干脆利落地点道：“黑小子儿！”这些名目是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根据纸牌的花色形成的不同叫法。打完牌之后，他们通常要争论一阵子，而且嗓门相当高。我们这位刚来的绅士也加入了这争论，然而他的争论十分高明，用词极为婉转、巧妙，所以大家马上发现，他虽然在争论，但是却争论得令人神清气爽。例如，他从来不说：“您出牌”，而是愉悦地说：“您阁